



(全景网供图)

乐活

平淡日子里的“菜市”

□马海霞

工作调动,单位离家很远,我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子。房子破旧,因一直出租,历任租客都是暂居,谁也不会爱惜,墙皮脱落,墙上到处都是钉子,我租下它完全是冲着房租便宜。

刚搬进租房不久,有事询问邻居大姐,一进门我便被大姐家吸引了——太漂亮了,水培蔬菜随处可见,阳台上、客厅里、书房里,连厨房房都有。大姐说,她也是租的房子,不想投资去装修,思来想去不如在家里种一点绿植“遮丑”,有朋友推荐她在家种植水培蔬菜,既美观又能吃,是经济实惠的“田园”装修。

大姐开始时网购蔬菜种子和水培蔬菜的箱子,后来种的时间久了,便开始自制营养液和箱子,一次性的外卖汤盒,大姐发现质量不错,便收集起来,DIY了一组水培箱子。水培蔬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,想吃什么种什么,不仅省下了一笔菜钱,最关键的是看着一箱一箱绿油油的蔬菜,心里敞亮。

我当下决定跟着大姐学种菜,顺便也“装修”一下租房。大姐拉我进了一个菜友群,群里高人真不少,有个叫芳儿的群友,她家是小户型,阳台也不大,但在阳台外搭了一个半圆形铁架,里面放上土壤,种上蔬菜。芳儿说,外国人是将花种在窗外供他人欣赏,她是将菜种在窗外,一样养路人眼。菜种在窗外还让她收获了好人缘。有一年她家香菜高产,自己吃不了,便在窗外竖起了块木板,上面写着:香菜免费送。免费送蔬菜不仅增进了邻里感情,而且让邻居都跟她学习种菜,现在邻居都变成菜友了。

芳儿是很有情调的女人,她家不用的旧柜子、橱子都被她改造成“菜地”了,一层种一种蔬菜,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风景,而且她还让老公在柜子、橱子下面安装了小轮子,菜

地可移动,既保证蔬菜有足够的日照,又可以当墙用。

为了提高家庭成员的积极性,芳儿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比赛看谁种的菜好。现在住在城里的孩子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太少了,芳儿种菜的初衷是陪孩子玩的,没想到竟种出了名堂。芳儿老公现在成了种菜高手,他从小在农村长大,对农活不陌生,芳儿经常向他请教种菜的问题。他得意地说,没想到种菜还种出了男主人的地位。

群主老王家在城郊,有个独立的小院子。老王年轻时学过美术,有艺术细胞,他把他的院子用菜装修成了艺术殿堂,各种形状的南瓜吊在心形架子上,丝瓜架搭成了小帐篷,孩子们可以在里面玩耍。一个个木格子装满土,种上各色蔬菜,排成圆形,一层一个颜色,远望像个花坛。老王用木桶种土豆,还别出心裁地在木桶下面开了个门,每次做菜想用时,打开小门挖几个出来,既挖到了果实,又不破坏上面的茎叶。

老王院子里的菜都种在容器里,他家的瓶瓶罐罐、破旧水桶和硬质的塑料袋,还有蛇皮袋都拿来装了土种了菜。老王妻子还用不穿的旧衣服缝制布口袋,做成悬挂式的蔬菜盆。容器种菜可移动,老王的菜园子,一格一格,有平铺的,有竖着的,有悬挂在空中的,进院就像画中游,真是菜园比花园还漂亮。

种菜能种出的风景,谁不喜欢呢。汪曾祺喜欢逛菜市场,“看着生鸡活鸭、鲜鱼水菜、碧绿的黄瓜、彤红的辣椒,热热闹闹、挨挨挤挤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”。人活到一定时间,菜市场便成了安慰,如果把“菜市场”搬回家,把种菜视为一种艺术,那么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能过成良辰。

感悟

眼中常有“喜鹊”飞

□陶爱兵

前几天,碰见一位刚退休的老同志,随口问了一句他最近忙些啥。没想到老同志神情沮丧、情绪非常低落地回了句:“整天除了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、遛弯,啥事都没有,无趣极了。”

按说退休以后,没有了单位琐事的纷扰,他能自由地支配时间,可以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,很容易焕发人生的“第二春”。可这位老同志给人的感觉不仅没有春的信息,反而暮气沉沉,这不仅使我想起了一位保洁大姐的亲身经历。

这位大姐60岁了,退休后在我们单位打扫卫生。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我一件事:有一天早晨出门,她因家事与家人闹了点小矛盾,心里正在生闷气。可她一走进我们院子,发现一群喜鹊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,就觉得当天准有喜事,心里一下阳光起来,喜滋滋地等着天降好事。可等了一天,也没见啥喜事敲门。正当她心有失落的时候,猛然忆起她在等待快乐来到,在“等好”的时光中度过这一天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这难道不就是喜事吗?如果没注意到喜鹊,早晨出门时的满脸阴云,说不准要在脸上“挂”一天呢。

所以说,生活中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打扫卫生的大姐灰头土脑,但她心中有阳光,还特别会发现生活中的美。她一发现喜鹊,就认为当天准有好事,从而快速扫掉心中的乌云,确保一天的好心情。

万事有个好心情,一年四季春常在,天天都是喜乐年。人生不只有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改变,但可以改变心态,选择我们要看的东西。那位刚退休的老同志的灰色心理要不得,而打扫卫生大姐心向阳光的做法值得学习。为了人生道路上青春常在,欢乐常存,愿我们的眼里和心里“喜鹊”常飞!

童心

重考

□张少刚

前阵子,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。这次考试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学习情况。考试结束后,我认真批改了语文试卷。第二天的语文课上,我把试卷讲评了一下,并叮嘱学生要认真改正,下午放学把试卷带回家让家长看。

课间,我刚在办公室里坐下,忽然听到门口一声“报告”。我抬头一看,是班上的辉。他低着头走进来,支支吾吾地说:“张老师,这次语文考试我没有考好,想……想重考一次,行吗?”我打开成绩册一看,辉得了62分,刚及格,确实与他平时的成绩相差甚远。“重考?你能说说原因吗?”我疑惑不解地问。“因为前几天爷爷生病住院了,考试时我担心爷爷的病,心不在焉。还有,再过几天爸妈就要出去打工了,他们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,我想考个好成绩让爸妈看,让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出门。如果他们知道我这样没考好,一定会伤心的……”辉哽咽着说。

我被辉的真诚感动了,把他拉到身边,抚摸了一下他的头。可重考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碰到,答应他,对其他学生来说不公平;拒绝他,又怕伤了孩子的心。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辉是一个留守儿童,平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他学习努力,积极上进,乐于助人,是个好学生。他觉得这次没有考好,想再考一次来证明自己……

想到这里,我笑着答应了他。我让他下午放学来我的办公室重新考试,但也提出了要求:不许告诉其他同学。他高兴地和我拉了钩。

作为老师,我们不能只看到学生的分数,更应该关注他们点点滴滴的成长过程。我们要善于抓住每一个教育的契机,真心实意地为学生着想,走进学生的心灵,倾听学生的心声,多给他们一次成长的机会,他们也会还我们一个美丽的春天。

尘世

跟自己和解

□徐善景

参加一个聚会,认识了一名新朋友,因为在家都是排行老三,便有了交流的话题。在介绍自己的性格时,她说:“我是个马大哈,心里不存事,会跟自己和解!”我顿时一乐,因为现在的我,也是这样的性格。

有朋友评价以前的我:麦秸火脾气,见火就燃。此话不假。

有一年,单位举办篮球赛,我是裁判台上的“主裁判”。在一场比赛中,有两名队员多次生事,后来不服裁判,要求裁判台重判。我对他们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,没等他们说完,就吼起来。结果可想而知,好好的文体活动,因为我的冲动,闹得不欢而散。

我脾气差,好胜心还特强,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,向来不服输。一旦输了,必定咬牙切齿,恨不得捆自己的耳光。高考落榜,我萎靡不振了大半年;打牌下棋输了,会饭没心吃,觉没心睡,非要逮住机会赢了才算了事;工作没做好,不用领导开口,便会闭门思过,深刻反省,之后更是要杜绝类似的情况再发生……

这样的德性持续了数十年,还自以为“挺好”。有一天,我与人争吵气中晕倒,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是朋友,他说我是急火攻心:“要是把坏脾气改改,以后有你受的罪……”俗话说,江山易改,秉性难移。脾气岂是想改就能改的。医生朋友摇身变成了哲学家:“凡事看得淡,想得开,放得下,只要心大一点,慢慢就会好起来。”

是啊,眼看年过不惑,却是愤青一个。心情不好,哪来健康和快乐?怎么办?改!在之后的日子里,每当想发怒时,我都告诫自己:不准发火!遇上生气的事时,我先想自己的错,再想对方的好,学会换位思考。

慢慢地,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,凡事能看开了,能放下了,能不跟自己并不跟别人较真了。不足十年,我“修炼”成了没心没肺的“活宝”。能跟自己和解,才快乐,才健康,才幸福。



林间

心飞扬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岁月

舒坦

□朱号斌

冬天的乡村,北风似乎唯恐人们忘却它的存在,用力地摇撼着路边的大树;雪花,仿佛不愿被狂风带到更远的地方,使劲往屋子里钻。我们兄妹六人连同父母在内八口人躲在一孔土窑洞内,不敢轻易出门。

傍晚时分,母亲用她长满老茧的手,点燃了挂在窑壁上的小油灯,望了我一眼低声说道:“你看这天,风雪这么大,今晚可要盖严实点人啊。”我用手摸摸织布机上的木板,再摸摸木板上露着棉絮的被子,朝母亲点了点头。织布机上的木板,是我人生记忆中的第一张床。睡在木板上,可要特别小心,不敢伸腿,也不敢随便翻身,稍有不慎,连被子带人就会掉在地上。

夏天到了,煤火灶发出的缕缕青烟,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中午吃饭时,母亲望望父亲说:“在外边垒一个灶台吧?这煤火在屋子里实在不行啊!”父亲依了母亲,在窑

洞外的土墙上,又掏出一个不足两米高的小洞,把煤火搬了出去。

一日,我看着已移出煤火的灶台,突然动起了心思:旧灶台不宽,可总比睡在织布机上要好些。于是,我向母亲说了想法后,便将被子挪到了旧灶台上。虽然旧灶台上边被熏得如同倒扣着的黑锅,可毕竟睡在上边腿能伸得开了。

又过了几年,我们终于有了新家。三孔土窑洞齐刷刷出现在眼前。那天,父亲找来两条板凳,又找来两块木板放在上边,铺上布袋片儿,看着我:“往后,这就是你的床。”

二十四岁那年,我结婚成家了,父亲望着我的床,陷入了沉思之中。我知道父亲的心思:真该做一张新床了。可怎么做?家里穷得连一根铁钉也没有。一日,一个朋友告诉我,他的一个表弟在洛阳气

筒厂做焊工,厂里的废料可以焊成铁床。第二天,我专程和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去洛阳办这事儿。时隔半月,十几厘米长的一截儿一截儿气筒下脚料,终于焊成了一米多宽的钢管床。那天,我兴高采烈地用架子车将床从洛阳拉了回来。

有了这张床,我甭提有多高兴,将它刷了棕红色油漆,稳稳当当地放在刚刚盖起的砖柱、土墙的新房内,再铺上木板、荆席,迎接新人的到来。

几年前,我们整村拆迁建设社区,10幢26层大楼直插云端。我家分到了两套新房子。那天,我和妻从县城欢天喜地买回一张一米八宽的大木床,安放在装修一新的卧室内。被褥、家具也焕然一新,闪着亮光。

躺在这松松软软的大床上,一种舒坦幸福的感觉便涌上心头……

家事

学烹饪

□尚梅兰

结婚以前,我从没拿过锅铲,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过。结婚初期,我和婆婆一起生活,也很少进厨房。自己单过之后,变成家庭主妇,饮膳之事便由我掌管,油盐酱醋茶占据了日常生活的一大半时间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一般家庭还没有用上液化气,那是我第一次做饭,为了给老公一个惊喜,忙忙碌碌地淘米、洗菜,可生炉火让我犯了难。结婚前,我曾经看过母亲在院里用小树枝、废旧报纸之类引燃煤火,但没有仔细研究过全部过程,所以操作起来,颇觉困难。刚开始我笨手笨脚地一次次尝试,又一次次失败。报纸烧光了,酒精、煤油烧干了,依然没有着。烟雾熏出了眼泪,一时间希望全无。男

主人准时回家时所见到的不是可口的晚餐,却是一个流泪的笨妻子。

孩子出生以后,居家生活让我体会到了繁杂、艰辛的一面。于是,我在工作之余,认真打点着衣、食、住、行等。我还特别花费精力去学习友人的好厨艺,而后能够获得“厨艺还行”的认可,有了成就感,令我对其很是感兴趣,终于简单掌握了烹饪之道。

我于烹饪,从未正式学习过,或与人交换心得,或是自我摸索,在琢磨之中获得了经验与乐趣。有时,一道用心调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的味蕾及亲戚朋友赞赏,便觉得欣然欣慰。

对于我而言,家人及友人吃得好,能够做出符合他们味蕾的菜肴,是我心中的最大幸福。



(全景网供图)